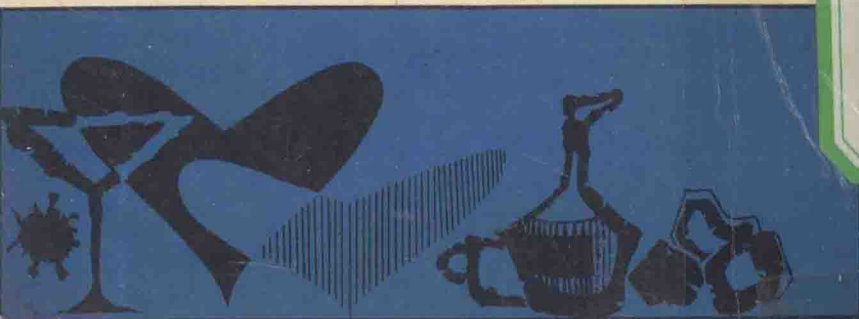


籃橋落英

耕 心 著

臺灣日報叢書



藍橋落英

耕心著
本名羅德龍

臺灣日報叢書之六

臺灣日報叢書

梧桐葉落時

陳景平著
定價七元

香港記行

江南著
定價十元

阿三哥大嬸婆遊臺北

劉應欽漫畫集上中下冊每冊五元

媽媽經

古慧著
定價三元

馬來西亞六月

郭敏學著
定價十元

傷心割臺灣

丁中江著
定價五元

藍橋落英

耕心著
定價十五元

本報出版部

臺中市中山路二十四號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九十三號

郵匯帳目一二四六〇號夏曉華收

各地三民書局：澎湖馬公鎮中興里民生路四號

經銷處：屏東市中華路一〇三號
文化服務社：嘉義市中山路二三四號
聯合書報社：臺中市市府路一六九號

臺灣日報叢書之六

藍橋落英

定價每冊十五元

著作人：耕心

發行人：夏曉

封面設計：林

出版者：臺灣日報

印刷者：臺灣日報印刷廠

社址：臺臺中縣大里鄉內新路十六號

郵政劃撥帳號：中字二四六〇號夏曉華收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報字第一〇〇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岡山火車站的月臺上，站着二三十位旅客，正在等待北上的列車。其中站着兄妹二人，阿火送妹妹阿英到臺北去，他們伸長着頸子向南方探望，心裡很焦急，阿英沒有出過遠門，這是第一次上臺北。

火車鳴鳴地叫了兩聲，在鐵路的盡頭出現了，阿英的心情非常興奮，笑嘻嘻地側過頭來看哥哥一眼。

「快過站了。」她正要開口這樣說，視線和哥哥的碰個正着，見他也高興的裂開着嘴巴笑。

阿火從地上提起芒果和木瓜，向月臺邊跨了一步，她跟着也跨了一步，車進站了，剛停穩，阿火急忙躍上車廂，回頭看她一眼，見她也上了車，他頭一低鑽進了車廂，找了個靠窗邊的空位子，把兩隻水果放到行李架上，扭轉頭說：

「阿英，這裡，這裡。」

她走近座位，把手裡的絳色包袱放到座位上，望着哥哥微微的笑。

「我下車了，車馬上開。」阿火邊說邊斜着身子往車廂外走。

阿火一走出車廂，她馬上把頭探出窗口，他右手手指行李架子，叫她小心那兩隻水果，一面說：「路上小心，到了臺北寫信回來呀。」

「謝謝哥哥，我記着。」她點着頭說，笑得更開心了。

火車鳴的一聲，慢慢啓動，阿火跟着她的窗口跑，連連揮手說：「阿英，再見。」

「哥哥，再見！」她也揮着手。

「再見！」阿火再說一聲。

「再見，哥哥……。」她也又叫了一聲，這時心裡忽然覺得好像有什麼話要對哥哥說，可是他已聽不見了。

車子出站好遠，她似乎還看到哥哥隱隱約約地站在月臺上。車站變成模糊的一點，她才坐下來，頭仍然朝着窗外，看向後退去的田疇、房舍，漸漸地遠了，消失了。

到了臺南，有許多乘客上下車。她身旁的一位中年男子下了車，旁邊的位子空了出來，她很希望一位像她這樣年輕的小姐來坐這位子，最好是去過臺北的，或是臺北人，兩人可以閒聊，告訴她一些臺北的事情。她正這樣想着，一位中年男子穿着雪白的香港衫，手裡拿着一把紅色的女用伸縮傘，向她的窗口跑來，他的身子突然高出了半尺，頭伸進了她的窗口。

「小姐，拜託，拜託，請幫忙佔住妳身邊的位子。」他把紅色的傘伸了進來，她接過傘放在身邊的位子上，再回頭，那男子已跑到車廂門口，大聲嚷着：

「佩芳，這裡，我給你找到了座位。」

她從那男子張望的方向，看見一位身材婀娜，曲線苗條的小姐，白色上衣，紅窄裙，三寸高尖尖的白色高跟皮鞋，白色皮包，扭着腰身，大模大樣的向那男子走去。男子扶她上了車，她進了車廂，那男子急忙向這邊窗口跑來，伸進來一隻手，叫着：「這裡！」

那位小姐向她走來，她本能地卑微地把身子往角落裡一縮，身旁的位子讓出了三分之一。

「謝謝。」斗大的蓬頭微微一點，嘴角掀起一個淺笑，白皙的尖尖手指拿起了座位上的紅傘，身子輕輕一扭，一

個很美妙的姿態坐在座位上了。幾乎在同時，緊綳綳的窄裙下的一雙玉腿重疊了起來，尖尖的白鞋尖向上翹着，一隻長長的後跟，輕巧地點在地板上。

她這接連的幾個動作，把縮在角落裡的阿英看呆了，好像她身旁坐下來這位小姐不是個入，而是一件令人迷惘的美妙機器，那些動作是裝配好了的，有節奏地發動出來。

紅裙子祇佔了二分之一的座位，和她的綠色裙子隔着幾寸的距離，這段距離令她心裡有些不自在，她輕輕地挪動了一下身子，向紅裙子靠近一點，直起了腰背。

她的視線再向紅裙子斜下去，裙邊緊緊地貼在一雙重疊的大腿上。一雙繡繡的玉手抱着紅傘和白皮包，十指像一雙燕子翅膀，斜斜地平展着，右手的腕上繫一條白金鎖鍊，鬆落落地，一幅玩世不恭的樣子，左腕上戴一隻金壳錶，射出閃閃的光芒。

她收回視線，看看自己並排平放着的雙腿，被遮蓋在寬大的淺綠府綢裙子下面，連一點兒影子也瞄不到。一雙象牙色的手背和腕上冒出根根的細汗毛，平齊的指頭頂上有細細的黑紋，指甲蓋後面的肉皮上冒出了幾根肉刺。到臺北後，在姨媽家裡賺到了錢，也把指甲留起來，修剪得尖尖的，塗上紅色指甲油，不是也很好看嗎？她暗忖着，把雙手翻來翻去地看看，自己有一種空洞的感覺。左腕上也戴着一隻不鏽鋼的錶，但是配着一條褪了色的黃色尼龍帶子，看起來怪彆扭。這時她再斜一眼紅裙子上面的一雙玉手，才發現兩根指頭上戴着兩枚亮晶晶的寶石戒子，她又收回視線，看看自己的手指，十指並得緊緊的，盡量往上翹，幾乎翹上去了十五度，樣子不難看，假若戴兩個寶石戒子，大概也很美觀。

紅裙子下面的腿上下交換了一下，她的視線不由得向紅裙下面的小腿投去，剛好那疊在上面的小腿向自己斜翹過來，圓潤的膝蓋頭，曲線幽美的小腿，輪廓玲瓏的腳踝，微微弓起的腳背，一路斜下去，是那麽自然好看。她倏然收回視線，自己的一雙平放在地板上的腳，慢慢地向前伸了出去，她看到了自己腳上的寸半高跟圓頭白皮鞋；這雙皮鞋是一星期前哥哥陪她在岡山買的，試穿的時候，自己一雙象牙色的腳踝在上面是多麼好看，令人高興，拿回家穿給阿娘看，阿娘笑瞇瞇地連聲說好，今天早晨穿着走出村莊的時候，同村的姊妹們都張大眼睛羨慕地盯着它，當時自己是多麼得意、驕傲。可是現在和旁邊翹起的尖尖高跟一比，是那樣的醜陋。車亭到了嘉義，對面的一位旅客下車，紅裙子上的一雙手抬了起來，用手裡的傘柄指指她對面的空座位，把傘交給了她，她雙手接過傘，十分小心地放到對面的空位子上。

「謝謝。」紅裙子小姐向她作了個微笑，走過去坐在她的對面。

「免客氣。」她也向對方笑笑。

車子開動了，蓬頭從窗口擲了進來，和阿英端端正正地對着面，這時她才看清了蓬頭下面的那一張鴨蛋形臉，眉毛彎彎地飛了上去，圓圓地眼睛，雙眼皮上畫着淡淡的眼圈，睫毛又黑又長地向上翹着，鼻子很挺很直，嬌小的嘴唇上的唇膏塗得恰到好处，下巴是尖尖的，却又帶着幾分圓，美就美在這一點，偏偏左頰上又幫襯了一個酒窩，適度的脂粉把這臉龐裝飾得十分美麗，頸下又點綴着一條雪白的珠子項鍊。她看着這張臉，心裡是既羨慕又折服。

「你也到臺北去？」對面美麗的臉向她笑笑說，露出一排潔白的牙。

「是啊。」她也回報一個微笑。

「妳家住在那裡？」

「後崗山。」

「貴姓？」

「姓周。」

「芳名？」

「叫阿英，在學紗讀書的時候，老師叫我周英。」

「什麼學校畢業？」

「××初中畢業。」

「哦，妳到臺北去幹什麼？」

「去找我姨媽。」

「妳姨媽家在臺北的什麼地方？」

「臺北羅斯福路三段××號」這地址她背得滾瓜爛熟。

「妳家作什麼生意？」養頭下面的陰笑開了，左頰上的酒窩一深一淺地跳動着，微開的嘴角露出兩顆貝齒。

「開打字行。」她也跟着笑了。

「哦，這是熱鬧生意呢！」

「請問小姐姓什麼？」她這時才想起來問對方。

「我姓蕭，叫蕭佩芳。」對方很大方地說。

「家住臺北？」話問出口，她有點後悔，感到這話好像問得不禮貌。

「可以這麼說，我媽住在臺南，我住在臺北。」蕭小姐笑瞇瞇地說，一點也沒有覺出她的問話不禮貌：「周小姐從前去過臺北嗎？」

「沒有，聽說臺北很繁華呢！」她心裡很希望她們繼續談下去，蕭小姐告訴她一些臺北的事情。

「是啊，馬路多，人口多，汽車多，熱鬧得很！」

「臺北有那些地方好玩？」她好奇地問。

蕭小姐把臺北近郊的風景區、市內的西門町、新公園、植物園、動物園、兒童樂園、幾個大電影院和舞廳，詳細地告訴了她。她聽得很高興，覺得蕭小姐人真好，又開通又和氣，對臺北知道得這樣清楚，心裡不由十分安慰，認為今天運氣真好，碰到這樣好的一位旅伴。

車子過了板橋，蕭小姐向阿英笑笑說：

「下一站就是萬華，萬華就是臺北。」

「唉呀，可到了。」阿英驚喜地說，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昆崙廂裡許多旅客在整理東西，她伸手把行李架子上的兩隻水菓拿下來放在座位上，頭伸向窗外看看，夜幕低垂，滿天星斗：「整整坐了一天，把我的腰都坐痛了。」
「妳很少坐長途車吧？」蕭小姐拈出一枝「長壽」含在嘴裡，悠然地吸着，她一點也不緊張，好像不是坐在火車上似的。

是的，我是第一次坐這麼遠的車。」

「坐多了就無所謂了，我現在座三天三夜也不怕累。」蕭小姐得意地說。

列車在臺北站停住，乘客蜂擁着下車，阿英慌忙着去提水果籃，蕭小姐向她擺擺手說：

「急什麼，現在太擠了，等等，人下光了，我們再下去也不遲。」

人快下光了，蕭小姐才拋下烟蒂，站起來，一手拿起皮包，一手拿起紙傘：「我們走吧。」她看看阿英，扭着身腰用着傘，向車廂外走去。

阿英右手提着木瓜，左手提着水果和包袱，眼睛盯着紅裙子，下了車，過了天橋，出了站。

一輛三輪車向她們跑來，蕭小姐用極標準的國語喊了聲：「再來一輛。」

後面馬上又跑來一輛，蕭小姐幫阿英講好了價，自己先上了車。阿英向她一鞠躬說：

「蕭小姐，謝謝妳的照顧。」

「不要客氣，上車吧，有空請到我家裡來玩，告訴他三段幾號。」

「三段××號光明打字行。」阿英上了車，一隻手緊緊地護着身旁的水果籃。

蕭小姐的車子在前，她的車子在後，風馳電掣了一段路，蕭小姐的車子要分路了，她扭回頭來向阿英擺擺手，大聲叫着：

「周小姐，再見了。」

「蕭小姐，再見。」她回答着，目送蕭小姐的車子轉了彎。

車子在一座兩層樓樓房前面停下，車伕跳下車對她說：「小姐，光明打字行到了。」

她下了車，付了車資，提著水菓籃和包袱往打字行裡走，裡面通明如晝，三排打字機前坐著青年男女，正劈劈拍拍地在練習。她的額頭上冒著汗，心裡一陣急跳，昏昏沉沉地往裡面走。

「請問小姐找誰？」一位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從一臺打字機旁走過來，笑著臉問她。

「找我姨媽。」她緊張地說。

「請問妳姨媽貴姓？」

「姓趙，是這裡的老板娘。」她說，瞋了青年一眼，見他細高個兒，清瘦的臉龐，嘴角上自然地掛著微笑，很是瀟灑和氣。

「請進吧。」青年說著在前面領路，走到那面的套間，仰頭向樓梯口叫著：「趙伯母，有客人啦！」

「來啦。」樓上一位婦人的聲音應著。

「妳姨媽馬上就下來了，對不起，我要到前面照顧。」青年輕輕對她說，向她點了點頭，轉身往外走。

「謝謝。」她回他一鞠躬。

「不要客氣。」青年回頭向她笑笑，眼光極為溫和親切，她心裡剛才的緊張頓時消失了不少。

「啊呀，是阿英！」姨媽從樓梯上往下走，驚叫了一聲，回轉頭去對樓上說：「明惠，妳表妹來了，快和妹妹下來。」

「姨媽您好，這兩隻水菓是我們家門口自己樹上結的，媽叫我帶來給姨父姨媽、表哥表妹們嚐嚐。」她向姨媽深

「鞠躬，恭敬地說。」

「啊！自己人何必這麼客氣呢？來，這裡坐，妳媽好吧？哥哥弟弟妹妹都好嗎？」姨媽讓她在沙發上坐下，泡了一杯茶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

一陣樓梯響，兩位小姐跑了下來，笑瞇瞇地向她點頭招呼。

「表姐，表妹。」她裂開嘴巴笑着站了起來。

「不要客氣，坐下，妳還沒有吃飯吧？」姨媽關心地問她。

「哦……。」她想說吃過了，可是想起在車上祇在臺中吃了兩個包子、兩個鴨蛋，現在經姨媽一提，才覺得肚子很餓，哦了一聲，下面的話說不出口。

「明靜，快去叫兩碗麵來。」姨媽說。

「一碗就够了，只叫一碗。」她急忙說。

「不要緊，兩碗不多。」

「給我叫碗餛飩。」明惠說。

「我也要一碗。」明靜說着往外走。

「妳沒有坐慣長途車，坐了一天，一定很累吧？」姨媽問她。

「有一點。」她笑笑。

「我當年跟妳姨父去滿州，坐火車也不習慣，在大陸上坐火車，有時要坐幾天幾夜呢。」她的姨父是上海人，

姨媽一談起話來，喜歡提起大陸上的一些事情。

「我叫石玉軒去叫。」明惠走了回來，說着在母親的身旁坐下。

「我說妳這孩子，大小一點事情，總是要叫石玉軒去，妳們看他忠厚老實，好使喚是不！」趙太太說着把頭又轉向阿英，聲調變溫和了：「石先生是我們打字班的老師，就是剛才帶妳進來的那位先生。」

「使喚不得他呀？不是爸，他那會有今天！」明惠插上嘴。

「明惠，妳這樣大了，說話總是欠修養！」趙太太瞪大女兒一眼。

「本來是嘛！」明惠輕輕地頂一句。

「一個女孩子家，說話要客氣溫柔一點。」趙太太再瞪她一眼。

「哼，看對什麼人說話。對他，有什麼好客氣的啊！」明惠又頂一句。

「明惠呀！妳這個性情不改，將來有妳吃的虧！」趙太太說着把頭轉向阿英：「石先生命很不好，十五六歲父親去世，他踩三輪維持他們母子兩人的生活，妳姨父有次坐他的車，看他長得清秀精明，年紀那樣輕，踩三輪很可惜，就請他到我們打字班來幫忙，他本是初中畢業，人很聰明又用心，先學會了中英文打字，後來又學會了修理打字機，妳姨父就升他作打字老師，實際上他好像打雜，什麼事情他都作。」

「初中畢業有什麼了不起！」明惠又刻薄一句。

「說話不要太放肆。」趙太太生氣了。

阿英聽了表姐的話，心裡突然一陣跳，臉頰赤熱了。她是初中畢業，在她們村子上，一提起來，人家就羨慕得不得了，說她有學問，現在却聽表姐說初中畢業有什麼了不起，覺得很羞辱。

吃過了麵，趙太太照顧她洗了澡，帶她到樓上一個房間裡，床鋪蚊帳都是現成的，床頭一個檀木衣櫥，靠窗擺一

張書桌，上面豎着一排書籍，正中一支日光燈，兩個抽屜沒有上鎖。

「這是妳大表哥從前用的房間，他前年考取了留美，這房間就一直空着。妳要來，我前天清理出來給妳用。」

「謝謝姨媽。」她望着姨媽笑笑。

「妳坐了一天的車很疲倦，早點休息吧。」

「我想給哥哥寫封簡單的信。」

「抽屜裡我給妳準備的有信封信紙墨水和蘸水筆。」

「謝謝姨媽，為我想得這樣周到。」

「需要什麼，妳就告訴我。休息吧。」趙太太向她笑笑，走出了房間。

關上門，她回到書桌前，扭亮檯燈，在抽屜裡拿出信封信紙，簡單地給哥哥寫了封信。

△

△

△

阿英面對着鏡子，心裡說不出的高興。鏡子裡自己的臉太美麗了，美麗得令她感到難為情，也感到有點陌生。經過姨媽給她十幾分鐘的化粧，一個鄉下大姑娘，突然變成了都市裡的摩登小姐了。

「把手伸出來我看看。」姨媽笑瞇瞇地對她說。

她難為情地把手伸了出來，趙太太雙手握着，翻來轉去地看着，見這雙手的模樣兒很美，祇因作了粗活，沒有好好地保護，皮色很粗，指頭頂平平的，指甲也不光滑，惋惜地說：

「妳這雙手可要好好地養養，把指甲留起來，等長出來以後，到美容院去修整一番，就成了一雙絕美的玉手了。」

阿英點點頭，看姨媽的雙手，十指尖尖，好像白玉雕刻的一般，心裡十分羨慕。

「啊呀，表妹好漂亮呀！」明惠走了進來，站在母親的身後，視線在阿英的身上盤旋了幾圈。

「妳妹妹呢？」趙太太扭轉頭來看看大女兒：「妳爸爸還沒有見過妳表妹呢。我幫她化化粧，趁今天星期天，打字班休班，下午我們帶妳表妹上街，給她縫兩套衣服，買兩雙皮鞋。」

「妹妹到洗手間去了，下午給表妹作衣服，我也順便作兩件，我夏天的衣服太少了。」明惠向母親笑答。

「妳真是貪心，上月不是才作了兩套嗎？」

「那樣子不大好看。」

趙太太輕輕地皺了下眉。

阿英聽了姨媽和表姐的談話，心裡十分驚異和羨慕，暗想，我們要作一套衣服，要打算兩三個月，慢慢省錢，他們要作衣服，祇是一句話。

「明惠，去看妳爸爸起來了沒有，起來了妳就去沖奶粉，妳和妹妹三人的？我和妳表妹吃過了。」

明惠走後，趙太太自己隨便收拾一番，帶阿英來到客廳裡，隨手從茶几下面拿起兩本畫報放在阿英的身旁說：

「妳隨便看吧，我下去看看就來。」

阿英拿起一本畫報，看裡面電影明星的照片，不一會，一陣脚步声響，她的視線從畫報上抬了起來，見姨媽和表姐，表妹向客廳裡走來，後面跟著一位大腹便便，滿面紅光的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她急忙放下了畫報，站了起來。

「這是你的姨父，她是阿英。」趙太太給他們介紹。

「姨父。」她恭恭敬敬地向姨父一鞠躬。

「妳請坐，」趙大業向她微微擺了下手叫她坐下：「妳媽媽好嗎？」

「好，謝謝姨父的關懷。」她靦腆地說。

「妳爸爸什麼時候過世的？」趙大業又問一句，心想這孩子口才還不錯。

「四年前。」

「哦，妳在什麼學校讀過書？」

「在××中學。」

「怎麼不繼續讀？」

「爸爸過世以後，家裡需要人工作。」

「哦，」趙大業暗忖：她不说家中沒有錢，而說需要人工作，很會說話，比明惠強多了。接着說：「妳媽媽娘家的親戚就祇有你們了，我很忙，沒有去看望你們，實在抱歉。妳媽媽請妳到舍下來，一方面幫妳媽媽作些小事情，一方面妳抽空學學打字，將來有機會，我給妳介紹一份工作。」

「謝謝姨父的關照。」她感激地說。

「我們是親戚，不要說客氣話。」趙大業笑笑。

「下午你有事情沒有，我想帶阿英出去作兩套衣服，買兩雙皮鞋，明惠也要兩件，你陪我們去好嗎？」趙太太看

着丈夫說。

「下午有事，兩個朋友約好了到荒隆去。」趙太太抱歉地看着太太。

「那我們自己去。」趙太太說。

正在這時，樓梯一陣響，一位青年哈着腰，一頭鑽進了客廳，衝着明惠說：

「明惠呀，昨夜的舞會痛快極了，B.B.多，B.B.少，她們都喜歡找我跳，真是應接不暇，累死了！」

「明義，你有得玩，命都不要了，跳一夜，那有這樣多精神。見了表妹，也不知道打招呼！」趙太太瞪兒子一眼

明義向阿英點個頭，叫了聲表妹。

阿英也趕急站起來點個頭，叫聲表哥。

「我們第一次見面，你也不給我們介紹，我怎麼打招呼。」明義再坐下去的時候說。

「你看你這嘴油嘴！」趙太太笑了。

「我不能白白受指責呀，有理由我要申訴。」明義說着又站了起來，向阿英打量了兩眼。

中飯後，趙太太和安兒化好粧，明靜在門口叫了兩部三輪車，趙太太和阿英一部，明惠明靜坐一部。

車子在衡陽路一家皮鞋店門口停下，她們下了車，走進鞋店，店員笑容滿面地招呼她們，讓她們在沙發上坐下，馬上拖來幾盒皮鞋放在她們的面前，趙太太和明惠幫她選。明惠對穿着十分有研究，皮鞋的式樣，皮革的好壞，她說得頭頭是道，從二十多雙中，給阿英選了一雙。